經義述聞

經義述聞弟六

高郵王引之

毛詩中五十五條

毋懷靡及　維其偕矣　是以有㝩處兮　我心則休
遐徙蹶蹶　會同有繹　謂我宣驕　夜未央　其下維稡　君子攸芋　衆維魚矣旐維旟矣　不敢戲談　有實其猗　執我仇仇　甯訓爲乃　終踰絕險
曾是不意　哿矣富人　岸者崔嵬　旣伏其辜
淪胥以鋪　云不可使　人之齊聖　不離于裏　昊天罔極　有捄棘匕　佻佻公子　日旦出　維北有斗　盡瘁以仕　率土之濱　我從事獨賢　其德不

猶 我庾維億 蘇齡者茅蒐染韋也 彼交匪敖
萬福來求 竝受其福 是謂伐德 至于已斯亾
無自暱焉 苕之華芸其黃矣 何人不矜 宣昭義
問 自土沮漆 率西水滸 曰止曰時 予曰有奔
奏 芃芃棫樸 作之屏之 其灌其栵 依其在京
䟽衡閑閑 遹追來孝 以燕翼子
每懷靡及 周爰咨諏 周爰咨謀 周爰咨
度 周爰咨詢
引之謹案。小雅皇皇者華篇。左傳謂有五善。國語謂有
六德。而其說小異。襄四年傳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

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所謂五善者。咨也。詢也。度也。諏也。謀也。魯語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所謂六德者。每懷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周也。左傳之五善。則無每懷與周。而有咨。國語之六德。則有每懷與周而無咨。此其不同者也。毛傳誤以五善六德合而爲一。故其說曰。每。雖懷。和也。忠信爲周。此二句用國語訪問於善爲

咨咨事爲諏。此二句用左傳。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此二句合用左傳國語。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失五善無周。有周則六善矣。六德無咨。有咨則七德矣。傳列周咨諏謀度詢。凡六事。而曰兼此五者。加以懷爲中和之德。凡七事。而曰成於六德。欲彌縫五善六德之參差而參差愈甚。失之矣。然其說猶以每懷爲懷和。備六德之數也。至箋則曰。春秋外傳曰。懷和爲每懷。和當爲私。又曰。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於是以懷和爲懷私

損諸六德之外與國語之文不合而又以中和爲忠信則是以懷和之訓雖附於忠信爲周古無謂忠信爲中和者故孫毓曰忠信自是周之訓何得以釋中和國語及毛傳皆無此意且曰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則是以忠信爲周與每懷靡及合爲一德旣乖國語之文又失毛傳之意矣韋昭注國語亦承鄭箋之誤其注懷和爲每懷曰鄭後司農云和當爲私注咨才爲諏曰才當爲事引左傳咨事爲謀注咨事爲謀曰事當爲難引左傳咨難爲謀注重之以六德曰六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改和爲私而六德遂亡其一益之以咨

則又六德之所無也改才爲事改事爲難皆強取左傳之文以說國語而不知五善六德其說各異不可比而同之也

雖其偕矣　飲酒孔偕

家大人曰廣雅曰偕嘉也皆與偕古字通湯誓予及女皆亡孟子梁惠王篇作偕秦風無衣篇與子偕行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作皆小雅魚麗曰維其嘉矣又曰維其偕矣賓之初筵曰飲酒孔嘉又曰飲酒孔偕偕亦嘉也語之轉耳荀子大略篇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荀子以時宜敬交驩欣爲偕是偕與嘉

同義。

是以有譽處兮　式燕且譽　韓姞燕譽

蓼蕭篇是以有譽處兮集傳引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樂也引之謹案蘇氏之說是也昭二年左傳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服虔注曰譽游也引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度今孟子梁惠王篇譽作豫趙岐注曰豫亦遊也引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豫焉是豫譽古字通爾雅曰豫樂也豫安也則譽處安處也蓼蕭之譽處承燕笑語兮而言之裳裳者華之譽處承我心寫兮而言之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曰譽樂也南有嘉魚曰嘉賓式燕以樂車舝曰式燕且喜又曰式燕且譽六月曰吉甫燕喜韓奕曰韓姞燕譽射義引詩

則燕則譽而釋之曰則安則譽皆安樂之意也箋悉訓爲名譽之譽疏矣

我心則休

家大人曰菁菁者莪篇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語之轉耳箋曰休者休休然休休猶欣欣亦語之轉也周語爲晉休戚韋昭注曰休喜也廣雅同呂刑曰雖畏勿畏雖休勿休言雖喜勿喜也說見前雖休勿休下楚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言喜懼其動也釋文正義並訓休爲美失之

遷徙躑躅

車攻篇之子于苗選徒囂囂毛傳曰囂囂聲也唯數車徒者爲有聲也正義曰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讙譁而云囂囂故知唯數者爲有聲引之謹案選具也字本作僎說文云僎具也又云巽具也巽與僎古同聲周官內饔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謂先具百羞等物以俟饋也字亦作撰大司馬羣吏撰車徒謂具車徒也（竝說見周官。）此言選徒亦謂具卒徒（襄九年左傳使華臣具正徒。）史記司馬相如傳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謂具騎兵萬人也高誘注淮南脩務篇曰囂眾也十月之交篇讒口囂囂箋曰囂囂眾多貌此言囂囂亦是眾多之貌並言所具之卒徒

嘐嘐然眾多。非謂數車徒者之聲嘐嘐然也。

會同有繹

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毛傳曰。繹。陳也。家大人曰。訓繹為陳。雖本爾雅。然會同有陳。於文義似有未安。繹者盛貌也。此承上赤芾金舄而言。言諸侯來會。其服章之盛繹繹然也。商頌那篇。庸鼓有斁。毛傳曰。斁斁然盛也。廣雅曰。驛驛盛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曰。繹繹盛皃。繹斁驛竝通。凡言有者皆形容之詞。故知繹為盛貌。

謂我宣驕

鴻鴈篇。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毛傳

曰宣。示也。引之謹案宣驕與劬勞相對爲文。劬亦勞也。宣亦驕也。昭二十九年左傳廣而不宣。宣與廣義相因。宣者侈大之意。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義皆上下相因。杜注以不宣爲不自顯。失之。易林需之恒曰。大口宣舌。大有之蠱曰。大口宣脣。又小畜之噬嗑方喙廣口。井之恒作方喙宣口。是宣爲侈大之意宣驕猶言驕奢。非謂宣示其驕也。箋曰。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於義爲長。

夜未央　夜未艾　夜鄉晨

家大人曰。庭燎首章夜未央。毛傳曰央旦也。箋曰。夜未

央猶言夜未渠央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按秦詩蒹葭篇云宛在水中央禮月令云中央土並是中義許氏說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一曰久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關中俗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案唐時俗語不可以證經今人亦無呼夜半爲夜央者毛公訓央爲且亦未知出於何典而鄭君直釋云未渠央不解未渠何義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中耳古詩云調弦未遽央即是其事康成不能指明其義案不渠央乃漢人常語不須訓釋而更曲引未渠復加以猶言適令學者不曉其意案顏說非也夜未央者夜未已也楚辭離騷

時亦猶其未央、王注云、央、盡也。廣雅同。九歌爛昭昭兮未央。注云、央、已也。廣雅同。庭燎釋文引說文、央、久也、已也。今本脫已也二字。盡亦已也。管子輕重丁篇云、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央、畢、皆盡也。呂氏春秋知化篇云、其後患未央。是古人謂未已爲未央也。夜盡則旦、故毛云、央、旦也。鄭云、夜未渠央、亦是此意。今以未央爲未中、則與下文不合。朝禮辨色始入、夜未中而朝、我未之前聞也。古詩、調弦未遽央、央亦已也。豈未遽中之謂乎。正義以旦爲夜屈之限、是也。呂氏春秋安死篇注、屈、盡也。而又從王肅以未旦爲夜半、則非。釋文旦作且、音七也反。又子徐反。尤非。據王肅以未

旦爲夜半則毛傳之本作旦甚明段氏若膺毛詩傳小箋云旦薦也凡物薦之則有二層未旦猶言未漸進也此曲說不可通

二章夜未艾傳曰艾久也箋曰芠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案毛以夜未艾爲夜未久則反在未央之前誤矣鄭云芠末曰艾近之而又以爲先雞鳴時則非也朝禮辨色始入不得在雞鳴之先予謂艾亦已也已央艾一聲之轉夜未艾猶言夜未央耳襄九年左傳大勞未艾杜注云艾息也哀二年傳憂未艾也宣十二年傳憂未歇也歇息艾皆已也正義云未艾先於雞鳴未央又在

其前亦非錢氏曉徵荅問據爾雅訓艾為歷謂五夜未更歷則夜上須加五字矣尤非

三章夜鄉晨箋曰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明之時也案晨謂昧爽時也鄉猶方也字亦作嚮隨彖傳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謂方晦入宴息也夜鄉晨亦謂夜方晨也凡將明未明謂之晨故明亦謂之晨義相因也此言庭燎有煇則晨是未明之時矣晨說文作晨云早昧爽也周官司寤氏禦晨行者鄭彼注云晨先明也晨在明先故星尚可見周語云晨祥晨正是也宣二年左傳云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

而假寐。成十六年傳云。楚晨壓晉軍而陳。旦而戰。是晨爲未明之時也。天未明。則夜未已。然則夜鄉晨猶言夜未央夜未艾耳。至辨色始入。旌旂可見。則在晨之後矣。鄭訓晨爲明。亦失之。夫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長言之則一倡三歎而不病其複。此三章皆言早朝之事。文雖異而義則同。若必以未央未艾鄉晨分先後。則庭燎之光。庭燎晣晣。庭燎有煇。豈亦有先後乎。凡三章同義者詩中往往有之。緇衣云。敝予又改爲兮。敝予又改造兮。敝予又改作兮。爾雅云。作。造。爲也。蒹葭云。蒹葭蒼蒼。蒹葭萋萋。蒹葭采采。傳云。萋萋猶蒼蒼也。采采猶萋萋也

若斯之類不可枚舉知類通達是所望於後之君子焉

其下維蘀

傳曰蘀落也尚有樹檀而下有蘀
尚與上同箋曰檀下有蘀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引之謹案二章其下維穀傳曰穀惡木也則此蘀字亦當爲木名非落葉之謂也蘀疑當讀爲檡廣雅楰棗
楰以整切檡也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檡棘鄭注曰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夏官繕人釋文檡劉音澤又音亦一音徒洛反徒洛反之音與蘀相近故借蘀爲檡蓋檀可以爲輪爲輻檡亦可以爲決穀亦可以爲布爲紙
見陸璣疏皆適於用者

也首章曰其下維檡二章曰其下維穀言在下者非無可用之才在王之用之而已下文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傳以爲舉賢用滯其義正相承也

君子攸芋

斯干篇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毛傳曰芋大也箋曰芋當作幠幠覆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引之謹案訓大訓覆皆有未安芋當讀爲宇宇居也大雅緜篇聿來胥宇桑柔篇念我土宇魯頌閟宮篇大啟爾宇傳並曰宇居也承上文言約之椓之於是室成而君子居之矣鄭注大司徒職宮室曰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疏曰宇居也彼處云云皆約

韓詩說攸宇。卽攸芋也。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蓋韓詩芋作宇。

衆維魚矣旐維旟矣

盧氏鍾山札記引丁希曾曰。衆乃螺字之省。說文螺與螽同。螺蠙蝗類。說文螽蝗也。蝗螽也。則蝗一名螽。不但同類而已。凡池湖陂澤中。魚嘯子。皆近岸有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爆。魚子蝡蝡而出。卽變爲蝗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螺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引之謹案。此說似是而非。魚子化蝗。固爲凶年之徵。不化蝗而仍爲魚。則不過魚子生育之常。未足

爲豐年之兆魚子逢潦歲亦不爲蝗而爲魚則安知其不爲水災乎且螽者蝗也魚子已化爲蝗而後謂之螽未化則仍然魚子耳不得便以螽名而丁云魚子爲風日所爍即變爲蝗蝝以害苗今螽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是以螽爲魚子也其誤不已甚乎況經言維魚不言爲魚不無變化之義何須問其爲何物所化乎曰下文旐維旟矣非變化之象乎曰謂旐化爲旟者集傳所存或說也其說曰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旐所統不若旟所統之衆故夢旐乃是旟則爲人衆案大司馬郊野載旐百官載旟郊則四郊去

國百里。野則公邑。在邦甸之地。去國二百里。二百里內之人民無少於百官之理。司常州里建旟。縣鄙建旐。以大司徒五家爲比計之。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以遂人五家爲鄰計之。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縣亦二千五百家。州與縣戶口相等。豈得謂旟所統不若旐所統之衆乎。況居四郊之民。卽州里之不在國中者。故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則四郊亦有州里也。郊野與州里又何異之有乎。然則旐化爲旟之說。本不可通。又安得有衆化爲魚之說乎。衆維魚矣。旐維旟矣者。上維字

訓乃下維字則訓與旐維旟者旐與旟也大雅靈臺篇虡業維樅賁鼓維鏞言虡業與樅毛傳樅崇牙也賁鼓與鏞也字亦作惟禹貢齒革羽旄惟木言齒革羽旄與木也酒誥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言百僚庶尹與亞與服宗工也多方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言告爾四國多方與爾殷侯尹民也魯語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言百官之政事師尹與旅牧相也詳見釋詞此皆維訓爲與之證故鄭箋曰又夢見旐與旟也上句單舉一物故毛傳曰陰陽和則魚衆多矣下句並舉二物故傳曰旐旟所以聚衆也後人不知旐維旟矣之維

與與同義乃猥以爲旐化爲旟因之衆維魚矣亦欲以變化解之於是異說橫生而本義湮沒矣

不敢戲談

箋曰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引之謹案談亦戲也玉篇廣韻並云談戲調也廣雅嘲調也衆經音義卷十二下古文謝今作嘲又作啁孟子告子篇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談笑者調笑也調談一聲之轉耳戲而嘲之謂之調亦謂之談故以戲談連文戲談猶戲謔也嘲謔所以爲樂禍將及己憂心如焚則不敢爲樂矣故曰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有實其猗　有實其積

傳曰實滿猗長也箋曰猗倚也言南山旣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引之謹案訓猗爲長無所指實畎谷旁倚何得卽謂之倚乎今案詩之常例凡言有蕡其實有鶯其羽有略其耜有捄其角求一字皆實指其物有實其猗文義亦然也猗疑當讀爲阿古音猗與阿同故二字通用萇楚篇猗儺其枝卽隰桑之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也漢外黃令高彪碑稽功猗衡卽商頌之阿衡也山之曲隅謂之阿楚辭九歌若有人兮山之阿王注曰阿曲隅也是也實廣大貌魯頌閟

宮篇實實枚枚傳曰實實廣大也是也有實其阿者言南山之阿實然廣大也阿爲山隅乃偏高不平之地而其廣大實實然亦如爲政不平之師尹勢位赫赫然也故詩人取譬焉大雅卷阿曰有卷者阿文義正與此相似又案周頌載芟篇載獲濟濟有實其積亦謂露積之庾其形實實然廣大也楚茨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良耜曰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則有實其積之謂矣鄭彼箋以有實爲實成亦失之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爾雅仇仇敖敖傲也郭注曰皆傲慢賢者正月篇彼求

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毛傳曰仇仇猶謷謷也箋曰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旣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家大人曰緇衣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鄭注曰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旣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仇仇或作扏扏廣雅曰扏扏緩也集韻曰扏扏緩持也案緇衣注曰持我仇仇然不堅固卽是緩持之意義與廣雅同與爾雅毛傳詩箋皆異蓋本於三

家也。今案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言求我之急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用我之緩也。亦不我力。亦當如緇衣注所解。詩箋謂不問我在位之功力。非也。三復詩詞。則緩於用賢之說爲切。而傲賢之說爲疏矣。

寧訓爲乃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傳說寧或滅之曰。滅之者水也。箋曰。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家大人曰。寧猶乃也。言以燎火之盛。而乃有滅之者。以赫赫之宗周而乃爲褒姒所滅。四句以上興下。一氣相承。

詞意甚爲迫切。若上言燎火難滅。下言褒姒滅周。則上下相承之閒。多一轉折而詞意迂回矣。箋云。以無有喩有之者爲甚。非也。水之滅火。非無有之事。火勢方盛而水滅之。則爲甚矣。不必先言其無有。而後見有之者之爲甚也。傳云滅之者水。此正釋經文或滅之之意。不如箋所云也。甯乃一聲之轉。故詩中多謂乃爲甯。戴先生毛鄭詩考正曰。四月首章胡甯忍予。箋云。甯猶曾也。案甯猶乃也。語之轉。下甯莫我有同。雲漢首章甯莫我聽。甯亦乃也。篇內甯丁我躬。甯俾我遯。胡甯忍予。胡甯瘨我以旱。並同。以上戴先生說。謹案。邶風日月篇甯不我顧。小雅

小弁篇。甯莫之知。四月篇。胡甯忍予。箋竝云。甯猶曾也。又小雅正月篇。甯莫之懲。四月篇。甯莫我有。大雅雲漢篇。甯莫我聽。甯丁我躬。甯俾我遯。諸甯字。箋皆以曾字代之。曾亦乃也。論語先進篇。吾以予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是也。又雲漢篇。胡甯忍予。胡甯瘨我以旱。箋竝以何曾二字代之。何曾。何乃也。孟子公孫丑篇。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趙注曰。何曾猶何乃。是也。大雅桑柔篇。民之貪亂。甯爲荼毒。言民疾王之政。貪樂禍亂。乃爲苦毒之行也。鄭箋訓甯爲安。失之。內則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甯數休之。言姑縱使勤勞。而乃數數休息之也。

正義曰甯可數數休息失之。昭二十二年左傳寡君聞君有不合之臣爲君憂。無甯以爲宗羞。言無乃以爲宗羞也。此無甯與他處言無甯者不同。杜注。無甯甯也。失之。賈子禮篇。不用命者甯丁我網。史記殷本紀作乃入吾網。此皆古人謂乃爲甯之證。

終踰絕險

箋曰。終用是踰度陷絕之險。引之謹案。陷絕之險。車不能度。雖不棄爾輔。亦無益也。詩之絕險。豈是之謂乎。絕之言最也。極也。後漢書吳良傳注。絕猶極也。爾雅。鼎絕大謂之鼐。郭注曰。最大者。絕澤謂之銑。注曰。最有光澤也。又絕高爲之京。言最高也。麋絕有力。狄。鹿絕有力。麉。麕絕有力。豜。

狠絕有力。迅兔絕有力。㹠豕絕有力。豣熊虎醜絕有力。麐牛絕有力。欣犌。邢氏正義曰欣字衍雞絕有力。奮皆言最有力也。此絕險亦謂最險之處也。

曾是不意

箋曰。女曾不以是爲意乎。正義曰。商人畱輔顧僕之故終用踰度陷絕之險。汝商人何得曾不以是輔僕爲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汝何得曾不以是賢相爲意乎。引之謹案。如此解。則經當云曾是不以爲意。文義乃明。何得但云不意乎。今案意與億通。億度也。言棄輔則爾載必輸。不棄則絕險可濟。商

事如是治國可知所當度其利害而求賢以自輔者也女何乃不度於是乎古者謂度爲意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何注曰億度是非漢書貨殖傳億作意子罕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意無度也少儀毋測未至鄭注曰測意度也無意卽毋測未至也何注以爲不在意失之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意之度之也鄭注曰意心所無慮也無慮者度其大略之謂正義不知意訓爲度而云以意測度謀慮失之管子小問篇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善意者度也尹注不知意訓爲度而云以意度之亦誤商子脩權篇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謂廢尺寸而度長短也莊子胠篋篇妄意室中之藏謂妄度室中之

藏也荀子賦篇君子設辭請測意之謂請測度之也楊注不知意測爲度而云請測其意矣之魏策臣願以鄙心意公謂以鄙心度公也韓子外儲說人且意女謂人且度女也解老篇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意亦度也古人自有複語耳

竒矣富人　竒矣能言

家大人曰正月篇竒矣富人哀此惸獨竒與哀相對爲文哀者憂悲竒者歡樂也言樂矣彼有屋之富人悲哉此無祿之惸獨也雨無正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竒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哀與竒亦相對爲文言悲哉不能言之人其身困瘁樂矣能言之人身

處於安也哿嘉俱以加為聲而其義相近禮運以嘉魂魄鄭注曰嘉樂也王肅注家語問禮篇曰嘉善樂也大雅假樂篇假樂君子中庸引作嘉樂是嘉與樂同義哿之為言猶嘉耳故昭八年左傳引詩哿矣能言杜注曰哿嘉也毛傳訓哿為可可亦快意愜心之稱廣雅曰厭愜哿可也故箋曰富人已可惸獨將困宋岳珂本已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及宋板並作富人已可明北監本已字始作猶淺學人改之也正義曰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失傳箋之意矣

崒者崔嵬

十月之交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箋曰崒者崔嵬漸漸之石

篇維其卒矣箋曰卒者崔嵬也字作卒不作崒此亦當然山頂崔嵬者崩釋文崒舊子恤反徐子綏反鄭云崔嵬也宜依爾雅音徂恤反本又作卒正義作卒曰釋山云崒者厜㕒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此經作卒今本卒誤作崒辨見校勘記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卒子恤反今本卒誤作崒辨見校勘記則當訓為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為說漢書劉向傳引此亦作卒顏注曰卒盡也山頂隆高而盡崩壞荀子君子篇引詩作山冢崒崩崒字後人所改引之謹案卒當讀為猝倉沒反猝急也暴也言山冢猝然崩壞也卒崩與沸騰相對若訓卒為崔嵬而以山冢卒連

讀則與上句文義不倫矣。

既伏其辜

雨無正篇舍彼有罪既伏其辜。正義曰。王反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者而不戮。引之謹案。如正義則是以舍彼有罪既伏其辜八字爲一句矣。此篇前二章章十句。若作一句讀。則少一句。與章句不合。且上下皆四字爲句。不應其閒又八字爲句也。今案伏者藏也。見廣雅 隱也。見晉語韋注 凡戮有罪者。當聲其罪而誅之。今王之舍彼有罪也。則既隱藏其罪而不之發矣。益惟其欲舍有罪之人。是以匿其罪狀耳。解者誤以伏其辜爲服罪。則與舍字兩

相抵梧於是改句讀以牽就之疏矣。

淪胥以鋪

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毛傳曰淪率也箋曰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漢書敘傳嗚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薰者謂相薰烝亦漸及之義後漢書蔡邕傳下獲勳胥之辜李賢注曰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勳胥以痛勳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尤經古義曰薰閽也春秋傳曰以韓起為閽薰與閽通易艮

之九三曰厲薰心荀爽本薰作動虞翻本作閽湖廣漢
官解詁曰光祿勳勳猶閽也易曰爲閽寺是薰與閽通
之證胥 胥靡也漢書楚元王交傳云申公白生諫不聽
胥靡之應劭引此詩云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呂氏春
秋曰傅說殷之胥靡也高誘曰胥靡刑罪之名詩言王
赦有罪之辜而反坐無罪者以薰胥之刑也三家詩得
之毛公誤也家大人曰詩言淪胥以敗淪胥以亾則此
篇淪胥以鋪鋪字當訓爲病不當訓爲徧韓詩作痡本
字也毛詩作鋪假字也王肅訓鋪爲病義本韓詩也周
南卷耳篇我僕痡矣釋文痡本又作鋪大雅江漢篇淮

夷來鋪毛彼傳曰鋪病也是痡鋪古字通又與淪薰聲相近薰率聲之轉故爾雅毛詩訓淪為率韓詩訓薰為帥帥與率同薰亦淪也淪胥以鋪謂相率而入於刑又於刑則病苦故韓詩曰薰胥以痡漢書曰薰胥以刑其義一也高誘以胥靡為刑名非以胥為刑名應劭以淪胥之胥為胥靡於義未安晉灼注楚元王交傳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案謂胥靡為相隨坐之刑義與淪胥之胥相近則可謂淪胥之胥為胥靡則不可若惠氏讀薰為閽而以為刑名則尤為不可周官閽人注曰閽人司昏晨以啟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此謂使刑人守門非謂閽為刑名也且讀薰為閽而以閽胥為刑名則漢書薰

胥以刑之語不可通假如墨劓剕宮皆是刑名而曰墨劓以刑剕宮以刑其可乎蕭胥即淪胥若以淪胥爲刑名則後文之淪胥以敗淪胥以亾皆不可通矣毛詩作淪韓詩作薰而同訓爲率患以三家爲是毛爲非竊所未喻也師古以薰胥爲相薰烝則又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指矣。

云不可使　亦云可使

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家大人曰使者從也求語詞此言王之出令不正我言不可從則得罪于天子言可從則是助君爲惡必怨及朋友矣故

箋曰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此是用爾雅使從也之訓孔氏不達乃曰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己意為可使不稱己意為不可使也失鄭義矣古謂從為使說見爾雅儛拚拚使從也下

人之齊聖

小宛篇人之齊聖毛傳曰齊正也箋曰中正通知之人引之謹案齊聖聰明睿智之稱與下文彼昏不知相對齊者知慮之敏也史記五帝紀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徐廣解徇齊引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索隱引大戴禮作叡齊

一本作慧齊史記舊本作濬齊皆明智之稱也索隱又曰爾雅齊速俱訓爲疾引尚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注曰齊疾也荀子脩身篇曰齊明而不竭聖人也（楊注曰齊謂無偏無頗也失之）非十二子篇曰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以先人然則速通謂之齊大通謂之聖文二年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十八年傳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竝與此同毛以齊爲正杜以齊爲肅又以爲中皆未當也漢泰山都尉孔宙碑曰天姿醇嘏齊聖達道則得之矣

不離于裏

小弁篇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引之謹案裏讀爲理謂膚理也毛在外理在內相對爲文管子內業篇曰理丞而毛泄淮南泰族篇曰四枝節族毛蒸理泄是也荀子解蔽篇倒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楊倞注裏當爲理是理裏古字通屬著也士冠禮鄭注曰屬猶著也離附也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曰離附也此詩正義訓離爲歷失之此承上靡瞻匪父靡依匪母爲義言我之親附於父母若著於其毛然若附於其理然而今何不然乎言少恩也毛傳例不破字而曰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即是以裏爲理也毛在皮外理在皮內故曰裏在內若訓爲表裏之裏則裏即是內不得又言在內矣但不當以毛裏分屬父母耳箋

曰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則是訓裹爲表裏之裏與毛字義不相當矣

昊天罔極

蓼莪篇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箋曰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集傳曰言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家大人曰箋訓之爲是是也而說昊天句則非其旨集傳謂恩大如天不知所報亦未合詩意蓋既不能終養則雖欲報恩而不可得不必言恩大難酬矣且詩言昊天罔極不言如天罔極也今案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我方欲報是德而

昊天罔極降此鞠凶使我不得終養也不言父母既沒不得終養者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已見於上文也昊天罔極猶言昊天不傭昊天不惠朱子所謂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漢司隷校尉魯峻碑悲蓼義（即莪字）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得詩人之意矣（曹植責躬詩亦曰昊天罔極生命不圖）

有捄棘匕

大東篇有饛簋飧有捄棘匕毛傳曰飧熟食謂黍稷也匕所以載鼎實（正義曰鼎實羊豕肉也）家大人曰次句承簋飧言之當謂黍稷之匕耳說文匕所以比取飯少牢饋食禮廩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廩爨鄭注曰匕所以匕黍稷

佻佻公子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旣往旣來使我心疚毛傳曰佻佻獨行貌釋文佻佻韓詩作嬥嬥往來貌家大人曰佻佻當從韓詩作嬥嬥嬥嬥直好貌也非獨行貌亦非往來貌詩言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嬥嬥公子行彼周行糾糾是葛屨之貌非履霜之貌則嬥嬥亦是公子之貌非獨行往來之貌猶之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摻摻是女手之貌非縫裳之貌也說文嬥直好皃玉篇音徒了徒聊二切廣雅曰嬥嬥好也嬥嬥猶言苕苕張衡西京賦曰狀亭亭以苕苕

是也故楚辭九歎注引詩作若若公子行彼周行大東釋文曰佻佻本或作窕窕方言曰美狀爲窕窕亦好貌也此句但言其直好下三句乃傷其困乏之言此嬥嬥然直好之公子馳驅周道往來不息是使我心傷病耳廣雅訓嬥嬥爲好當在齊魯詩說若毛詩因行彼周行而訓爲獨行韓詩因既往既來而訓爲往來皆緣詞生訓非詩人本意也

日旦出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毛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正義曰言旦出者旦猶明也明出

謂禦晨時也家大人曰旦當爲且字之誤也且出與既入相對爲文日未出而明星先出故謂之啟明若日出則明星不見矣

維北有斗

維南有箕維北有斗正義以斗爲南斗南斗在箕北故云維北有斗集傳以爲北斗家大人曰經言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南斗之柄常向西而高於魁故云西柄又云揭揭高舉之名也說文揭高舉也若北斗之柄固不常指西卽指西亦不得云揭也且經先言南有箕後言北有斗明箕斗南北相連也古詩曰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箕

斗與牽牛不甚相遠也

盡瘁以仕　或盡瘁事國

北山篇或盡瘁事國昭七年左傳引此盡瘁作憔悴正義曰蓋師讀不同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據漢書五行志所載左傳作盡顇知左傳古文本與毛詩同杜本作憔聲近之誤引之謹案周官小司寇議勤之辟鄭注曰謂憔悴以事國釋曰案詩云或憔悴事國蓋毛詩之盡瘁三家詩有作憔悴者故鄭賈皆用之爲說然則杜本左傳作憔非聲近之誤也又案憔亦盡也鄭注昏義曰酌而無酬酢曰醮正義曰直盡爵而已故稱醮也爾雅

水醮曰厚郭注曰謂水醮盡醮與憔聲義相近故李頤注莊子盜跖篇讀醮爲顦悴之顦悴亦盡也荀子禮論篇利爵之不醮也史記禮書醮作啐啐之言卒也卒亦盡也盡謂之醮亦謂之卒盡爵謂之醮亦謂之啐盡力謂之憔悴義相因也憔悴二字平列盡瘁二字亦平列非謂盡其瘁也毛傳曰盡力勞病以從國事則亦平列字矣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燕燕重語也盡瘁雙聲也憔悴亦雙聲也四月篇盡瘁以仕義亦與此同箋曰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失之矣

率土之濱

北山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家大人曰爾雅曰率自也郭注雜記曰自率也互見後率西水滸下自土之濱者舉外以包內猶言四海之內莫非王臣非專指地之四邊言之毛傳訓率為循於詩義未協孟子萬章篇趙注同正義曰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於義為長

我從事獨賢

家大人曰北山篇我從事獨賢孟子萬章篇引此詩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劬勞故毛傳曰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曰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並以賢為賢才失

其義矣

其德不猶

鼓鍾篇其德不猶毛傳曰猶若也箋曰猶當作瘉瘉病也引之謹案爾雅猶已也其德不猶言久而彌篤無有已時也南山有臺篇曰德音不已

我庾維億

楚茨篇我倉旣盈我庾維億毛傳曰萬萬曰億箋曰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家大人曰億亦盈也語之轉耳億字本作意或作意又作臆說文曰意滿也方言曰臆滿也郭璞注曰愊臆氣滿也凡怒而氣滿謂之愊

臆。漢書陳湯傳策慮愊臆，顏師古注曰：愊臆，憤怒之貌是也。哀而氣滿亦謂之愊臆，史記扁鵲傳嘘唏服臆，悲不能自止。服億即愊臆。問喪曰：悲哀志懣氣盛是也。而心懣亦謂之愊臆，馮衍顯志賦曰：心愊臆而紛紜是也。文選長門賦心憑噫而不舒兮，李善注曰：憑噫，氣滿貌。憑噫即愊臆之轉，故方言曰：愊，滿也。王逸注離騷曰：憑，滿也。

漢書賈誼傳衆人惑惑，好惡積意。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李奇曰：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薛瓚曰：言衆懷好惡積之心意也。皆失之。意、臆並與億同。易林乾之師曰：倉盈庾億。漢巴郡太守樊敏碑曰：持滿億盈。是億即盈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今陳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逞即億盈，言其欲不可滿盈也。盈與逞古字通，說見後不可億逞下。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翼翼猶與與也。我倉既盈，我庾維億。維億猶既盈

也此億字但取盈滿之義而非紀其數與萬億及秭之億不同。

韎者茅蒐染韋也

瞻彼洛矣篇韎韐有奭毛傳曰韎者今本韎下衍韐字茅蒐染韋也。今本韋誤作革一入曰韎今本脫入字案一入曰韎絕句正義以韎韐二字連讀非是韐所以代韠也箋曰韎者今本韎下衍韐字下茅蒐韎同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韐今本韐上衍韎字以上爾誤說見段氏若膺儀禮漢讀考祭服之韠合韋為之。引之謹案毛傳原文本作韎染韋也。今本韎下有者茅蒐三字此涉鄭箋韎者茅蒐染而誤衍也蓋毛以染韋一入之色為韎而不以茅蒐為韎故曰韎染韋

也。「一入曰縓」鄭以縓爲茅蒐之合聲則以茅蒐爲韎而不以「一入」爲韎故曰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若毛以茅蒐爲韎則與「一入曰縓」之文自相違異且毛旣云韎者茅蒐染韋則鄭不須更云韎者茅蒐染矣孔陸所見已是誤本故不言鄭與毛異耳晉語韎韋之跗注韋注曰三君云「一染曰韎」鄭後司農說以爲韎茅蒐染也云鄭以爲茅蒐染則毛不以爲茅蒐染明矣三君皆從毛義故但言「一染曰韎」而不言茅蒐也說文韎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茅蒐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毛傳加之也賈景伯注成十六年左傳及晉語並云「一染曰韎」叔重

之學出於景伯故云鉥㕘韋也一入曰鉥且賈許皆治毛詩故以一入爲鉥至康成始以茅蒐爲鉥不得於說文注中增入茅蒐二字且茅蒐爲鉥與一入爲鉥二者各爲一義不可强同也鄭駁五經異義曰鉥草名齊魯之間言茅蒐聲如鉥鉥蓋異義亦從毛詩以一入爲鉥故鄭駁之如此若以茅蒐爲鉥則義與鄭同不當有駁異義與說文同出一人之手則說文亦不以茅蒐爲鉥明矣

彼交匪敖　彼交匪紓

桑扈篇彼交匪敖箋曰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采菽篇彼交匪紓箋曰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引之謹案彼亦匪

也交亦敖也襄八年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可訓爲彼彼亦可訓爲匪交之言姣也廣雅曰姣侮也字通作佼淮南覽冥篇鳳皇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閒高注訓爲佼健失之辯見讀書雜志言燕雀輕侮鳳皇也然則彼交匪敖者匪交匪敖也匪交匪敖者言樂胥之君子不侮慢不驕傲也彼交匪紓者匪交匪紓也匪交匪紓者言來朝之君子不侮慢不怠緩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桑扈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交匪敖萬福來求猶絲衣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荀子勸學篇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引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是彼交作匪交之明證交或作儌或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傲彼匪也不也交儌也侮也杜注以爲彼之交於事失之漢書五行志作匪儌匪傲又其一證矣乃韓詩外傳引詩彼交匪紓而釋之曰言必交吾志然後予則已誤解爲交接之交而應劭注漢書匪儌匪傲又以爲儌訐顏師古又以爲儌倖皆與匪敖之義不倫旨酒思柔之時但慮其侮慢而已何儌訐儌倖之有乎

萬福來求

引之謹案桑扈篇萬福來求求與逑同逑聚也言萬福

來聚也凡詩言萬福攸同福祿既同百祿是遒百祿是總並與此同義說文逑斂聚也虞書曰旁逑孱功史記五帝紀作旁聚布功今本作方鳩僝功爾雅曰鳩聚也大雅民勞篇惠此中國以為民逑毛傳曰逑合也箋曰合聚也是逑與聚同義爾雅釋訓速速蹙蹙惟逑鞫也釋文逑本亦作求是逑求古字通昭十六年左傳武子賦而講求典禮周語作講聚三代之典禮管子七法篇聚天下之精材幼官篇作求天下之精材是求與聚亦同義箋曰萬福之所就而來之即是來聚之義而正義未加訓釋集傳曰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則與

鄭異義矣。

竝受其福

賓之初筵篇旣醉而出竝受其福箋曰若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正義曰若旣醉而出則賓與主人竝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爲知禮主則用得其人是竝受其福也引之謹案其字指醉出之賓竝之言普也徧也謂厥賓與主人普受此賓之福也古聲竝普相近詳見井卦王明竝受其福條下并九三王明竝受其福謂天下普受其福也立政以竝受此丕丕基謂武王普受此大業也詳見本條下。

是謂伐德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箋曰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家大人曰德不可以言誅伐伐者敗也微子曰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是也說文伐敗也廣雅同 藝文類聚武部引春秋說題辭曰伐者涉人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爲言敗也一切經音義六引白虎通義曰伐者何敗也欲敗去之召南甘棠曰勿翦勿伐勿翦勿敗伐亦敗也聲相近故義相通

至于已斯亾

角弓篇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亾已音紀唐石經作已各本皆作已毛詩注疏校勘記曰已字是也正義云至於已身以此而致滅亾可證坊記引此

詩鄭彼注云以至亾巳是鄭義自作巳也巳誤毛傳曰作巳經注正義中所在多有唯唐石經不誤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正義曰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為彼所怨至於巳身以此而致滅亾引之謹案如傳疏之說則當言受爵不讓至于亾巳不當言至于巳斯亾也且至于巳斯亾亦非謂巳身以此而亾也鄭注坊記說與毛傳同竊以亾即忘字也言但怨人之不讓巳而忘乎巳之不讓人正所謂民之無良也韓詩外傳曰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巳斯亾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以上韓詩外傳不能自知正

所謂至于已斯亡也亡與亾古字通趙策秦之欲伐韓

惟麻亾之韓子難二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亾歸淮南要

略齊景公獵射亾歸亾並與亡同大雅假樂篇不愆不

忘說苑建本篇作亾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大戴記作

亾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

韓子十過篇作亾史記主父偃傳

天下亡干戈之事漢書作亾

無自暱焉

菀柳篇上帝甚蹈無自暱焉家大人曰廣雅暱病也言

幽王暴虐慎無往朝以自取病也下章曰無自瘵焉瘵

亦病也廣雅訓暱為病當本於三家毛傳訓為近非其

義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

苕之華篇苕之華芸其黃矣毛傳曰苕陵苕也將落則黃引之謹案芸其黃矣言其盛非言其衰故次章云其葉青青也裳裳者華之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傳曰湑盛貌猶此詩云苕之華其葉青青也又曰裳裳者華芸其黃矣傳曰芸黃盛也猶此詩云苕之華芸其黃矣也爾雅曰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是苕華本有黃者豈待將落而始黃哉詩人之起興往往感物之盛而歎人之衰有杕之杜其葉湑湑何其盛也獨行踽踽何其衰也隰有萇楚猗儺其華何其盛也樂子之無家何其衰也然則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

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物自盛而人自衰。詩人所以歎也。毛公既以黃為將落。遂并以下章為華落葉青青然。殆失之矣。

何人不矜

何草不黃篇。何人不矜。箋曰。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引之謹案。矜讀為瘝。爾雅。鰥。病也。郭注引召誥智藏瘝在。又康誥。恫瘝乃身。某氏傳曰。瘝。病也。後漢書和帝紀。朕寤寐恫矜。李賢注引書。恫矜乃身瘝鰥矜古字通。上文何草不黃。何草不元。元黃皆病也說見前我馬元黃下則矜字亦當訓為病。勞于野。故言病也。爾

雅曰劬勞病也。

宣昭義問　宣哲維人

引之謹案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宣明也僖二十七年左傳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晉語武子宣法以定晉國韋昭杜預注竝曰宣明也（衛風淇奧篇赫兮咺兮釋文咺韓詩作宣宣顯也顯亦明也）宣昭猶言明昭周頌時邁篇明昭有周臣工篇明昭上帝是也毛傳曰義善也問讀爲令聞不已之聞（正義述毛如此讀。）言明昭善名於天下也昭三十二年左傳宣昭令名義與此同也周頌雝篇宣哲維人宣哲猶明哲也大雅烝民篇既明且哲是也箋訓宣爲徧雖本爾雅但於詩

義未協

自土沮漆

緜篇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毛傳曰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胡氏朏明禹貢錐指徧考羣書尕地有漆無沮案史記周本紀公劉自漆沮度渭取材用正義曰自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木為用也但言漆水而不言漆沮又下文古公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音義曰漆水在杜陽岐山而不釋沮字水經漆水注曰周大王去尕度漆踰梁山止岐下皆用周本紀之文而但言渡漆不言渡漆沮則周本紀之沮字皆後人所加明矣又匈奴傳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亦但言漆而不言漆沮禹貢正義曰詩云自土沮漆毛傳云沮水漆水也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沮則不知所出引之謹案土當從齊詩讀為杜古字假借耳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詩曰自杜師古曰大雅

縣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案注內兩沮漆今本竝譌作漆沮辯見下。

杜。水名在漢右扶風杜陽縣南南入渭今屬麟遊武功二縣地理志見上。水經渭水注曰杜水發杜陽縣大嶺側東逕杜陽縣故城又東南逕美陽縣之中亭川。注雍水。雍水南流注於渭杜陽故城在今麟遊縣西北美陽故城。今在武功縣西北。漆水在右扶風漆縣西。北入涇。今屬邠州。地理志曰右扶風漆漆水在縣西。元和郡縣志曰漆水在新平縣西九里東北流注于涇太平寰宇記曰今新平縣西九里有白土川東北流注于涇水或是漢之漆水也但古今異名耳案漢之漆縣爲唐之新平即今之邠州也此漆水在邠州與他書言漆沮者不同故顏師古注漢書匈奴傳岐梁涇漆曰此漆水在新平。沮。當爲徂。徂往也。自土徂漆猶下文言自西徂東言公劉去邰適邠自杜水往至於漆水也杜水出麟遊縣西東南至武功縣南入渭漆水出邠州西東北入涇今邠州東

北有故邠城。武功縣西南有故郃城 徂與沮相似。又因公劉自邰遷於邠。故曰自土徂漆。漆字而誤作水旁耳。邠地有漆無沮。故下章之率西水滸專指漆水而言。如以為沮漆水側。則不知在何水之側矣。又案此漆水在涇西。與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在涇東者不同。若以此為涇東之漆沮。則與邠地無涉。以邠在涇西故也。其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則在涇東渭北。水經沮水注曰。濁水上承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與沮水合。謂之漆沮水。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為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南入於渭。即是水也。雲陽故城在今淳化縣西北。萬年故城在今臨潼縣東北。書傳以漆沮為洛水。非也。古時未有鄭白二渠。漆沮入渭不入洛。詳見禹

貢錐指。是漆沮在涇東南流入於渭漆水在涇西北流入於涇不得以漆水爲漆沮也且漆沮是一水之名故詩書皆以二字連稱分言之則謬矣周頌潛篇猗與漆沮即禹貢之漆沮若說文所稱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者在今麟遊縣西其地亦有漆無沮毛傳以漆沮爲岐周之二水亦非又大王居邠在漆水之側此自土沮漆之漆也至遷岐則去此漆水遠矣下文所謂周原膴膴指岐陽之地非指邠地也而傳云周原沮漆之閒也尤非箋於上章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於此則云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而不言沮漆是不從毛傳也箋義爲長。毛鄭詩考正曰自土沮漆謂居地迫小近此沮洳漆水岸側證以魏詩汾沮洳以爲水旁地之稱如其說則經文必作自土漆沮洳而其義始明不得經省其文顛倒其字而曰自土沮漆也且詩人舉水

以明界域耳豈謂一國之人皆居岸側乎其說非也六書音均表又謂自土沮漆當從水經注漢書注作自土漆沮而以沮與父為韻上文瓞與生自為一韻今案釋文作音先沮而後漆唐石經亦作沮漆傳曰沮水漆水也又曰周原沮漆之間也箋曰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又曰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又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正義之釋經釋傳箋亦先沮而後漆間有作漆沮者傳寫顛倒耳今本水經漆水注漢書地理志注引詩作自土漆沮亦傳寫之譌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引水經注正作沮漆王應麟詩攷胡三省通鑑周紀注

引地理志注亦作沮漆又續漢書郡國志注鈔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詩自土沮漆陳禹謨本刪去文選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注及詩譜正義引詩竝作自土沮漆又禹貢正義兩引詩皆作自土沮漆且引傳云沮水漆水也則經文之作沮漆甚明不得以他書誤倒之字而改不誤之經文也且漆沮在涇東不在涇西非公劉所居之地不得言自土漆沮明矣又此章以瓞漆穴室爲韻而民之初生與古公亶父皆不入韻今改沮漆爲漆沮以與下文父字爲韻而隔絕上文之瓞字使不得與漆穴室爲韻且瓞與生非韻而強以爲韻豈其然乎其說亦非也又案

邠地之漆水北流入涇與杜陽之漆水南流入渭者迥殊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辨之詳矣闞駰十三州志誤合二水為一而段氏說文注用之以彌縫毛傳之闕亦非

率西水滸

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毛傳曰率循也滸水厓也箋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毛鄭詩考正曰案邠循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涇西岐東渭北之梁山正當邠之南踰梁山則不浮涇水入渭也率西水滸者既踰梁山自東向西循水厓而上皆馬行不舟楫水滸渭水北厓也箋未審於地勢而云失之邠之漆水北流注涇非適岐

所取道程泰之雍錄云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閻百詩云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梁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閒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亦此梁山也二說可據以證箋之誤引之謹案如考正說大王循渭水北厓而至岐山之下則當云率北水滸至于岐下不當云率西水滸矣若謂大王自東向西循水厓而行則又當云西率水滸不當云率西水滸且詩敘大王去邠遷岐之事自當始於邠而終於岐不當始於梁山之南渭水之北而略去自邠至梁山百餘里之地也家大人曰率西水滸正承上章之漆水而言若上章未言漆水而此忽言水滸則不知爲何水之滸矣故知水滸

是漆水之滸非渭水之滸也。爾雅曰率自也互見前率土之濱下西邠之西也大王自邠西漆水之厓南行踰梁山又西行至于岐山之下約而言之則自邠西漆水之厓至于岐山之下故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毛鄭皆訓率為循孟子梁惠王篇趙注同循漆水而西則非適岐之道故致後人之疑

曰止曰時

曰止曰時箋曰時是也自可止居於是正義曰如箋之言則上曰為辭下曰為於也引之謹案經文疊用曰字不當上下異訓二曰字皆語辭時亦止也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曰爰曰也曰止曰時猶言爰居爰處玉篇曰

爾雅室中謂之跱跱止也廣雅同玉篇又曰跱止不前也今本爾雅跱作時爾雅又曰雞棲于弋爲桀鑿垣而棲爲塒王風君子于役釋文塒作時棲止謂之時居止謂之時其義一也莊子逍遙遊篇曰猶時女也司馬彪注曰時女猶處女也處亦止也爾雅曰止待也廣雅曰止待逗也待與時聲近而義同待亦通作時廣雅曰峙離待也方言峙作莽待作時皆古字假借或以時爲待之譌非也蹇象傳宜待也張璠本待作時歸妹象傳有待而行也一本待作時

予曰有奔奏

予曰有奔奏毛傳曰喻德宣譽曰奔奏箋曰奔奏使人

歸趨之。釋文奏本又作走正義曰此臣能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引之謹案傳箋異義正義合而一之非也傳以奏爲告語之義故曰喻德宣譽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作徧告以言是也箋則取趨赴之義。

芃芃棫樸

棫樸篇芃芃棫樸毛傳曰棫白桵也樸枹木也箋曰白桵相樸屬而生引之謹案樸亦木名說文作樸云棗也爾雅樸枹者彙。郭本彙作謂今從舍人及李孫本。謂樸是棗之一種其如竹之苞者則曰彙也棫與棗皆叢生之木故類言之

芃芃棫樸槱槱濟濟皆二木並稱也毛鄭誤讀爾雅樸枹者爲句而以樸爲樸屬而生失之矣說見爾雅樸枹者謂下。

作之屏之

皇矣篇作之屏之其菑其翳毛鄭皆不解作字正義曰攻作之集傳曰作拔起也家大人曰作讀爲柞周頌載芟篇載芟載柞毛傳曰除木曰柞周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也內則魚曰作之爾雅作斮之郭璞注曰謂削鱗也是作有斯削之義。

其灌其栵

脩之平之其灌其栵毛傳曰栵栭也釋文栵音例又音列引之謹案下文檉椐檿柘方及木名菑翳灌栵則汎言木之形狀耳栵讀爲列烈烈栭也斬而復生者也汝墳傳斬而復生曰肄爾雅烈烈栭餘也疏引詩序曰宣王承厲王之烈方言曰烈栭餘也陳鄭之閒曰栭晉衞之閒曰烈秦晉之閒曰肄或曰烈然則汝墳曰伐其條肄長發曰苞有三櫱櫱與栭同皇矣曰其灌其栵義竝同也段氏詩經小學讀栵爲爾雅木相磨樧之樧非是段注說文樧字曰釋木曰木相磨樧樧即栵也毛云栵栭也栭謂小木相迫切與爾雅義無不合也此尤迂曲而不可通爾雅之栵栭與椋即來檴落竝列其爲木名明甚豈謂小木相迫切乎

依其在京　有依其士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箋曰文王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引之謹案鄭以依其在京爲依居京地非也依其居京則爲不辭矣今案依兵盛貌依其者形容之辭言文王之衆依然其在京地也依之言殷也馬融注豫卦曰殷盛也小雅出車篇楊柳依依薛君韓詩章句曰依依盛貌見文選潘岳金谷集詩注車舝篇依彼平林毛傳曰依茂木貌木盛謂之依猶兵盛謂之依也周頌載芟篇有依其士依亦壯盛之貌言農夫壯盛足任耕作故下文遂言有略其耜俶載南畝也謂之士者壯年之稱

大過九五曰老婦得其士夫是年壯者謂之士也。毛傳士子弟也。蓋據七月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之文。案書傳無稱子弟爲士者若是婦子之子經何以不云有依其子乎子爲童稺未能耕田故但使之饋饟士爲丁壯則任耕作矣不得以士爲子也。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皆形容之辭箋訓依爲愛云婦子來饋饟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殆失其義矣。

臨衝閑閑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毛傳曰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茀茀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家大人曰言言仡仡皆謂城之高大則閑閑茀茀亦皆謂車

之彊盛茀茀或作勃勃廣雅曰閑閑勃勃盛也其說閑閑與毛傳異義葢本於三家也

遹追來孝

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箋曰棘急來勤也此非以急成從巳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禮器引詩作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鄭注曰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巳之道乃述追先祖之業來居爲此孝引之謹案欲猶古字通周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大戴禮朝事篇猶作欲遹辭也毛鄭詩考正曰案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聿辭也春秋傳引詩聿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皆以爲辭助詩中聿曰遹三字

互用禮記引詩聿追來孝今詩作遹七月篇曰爲改歲釋文云漢書作聿角弓篇見晛曰消釋文云韓詩作聿歲傳於歲聿其莫釋之爲遂於聿脩厥德釋之爲述箋於聿來胥宇釋之爲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遹追來孝並釋之爲述今考之皆承明上文之辭耳非空爲辭助亦非發語辭而爲遂爲述爲自緣辭生訓皆非也說文有欥字云詮詞也從欠從曰曰亦聲引詩欥求厥寧然則欥蓋本文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遹詮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釋之也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非謂孝弟之孝說見末卷孝字下言所以作此都邑者非急從已之欲也乃上追前世之美德欲成其功業也前世之美德故爲往孝猶言追孝于前文人耳來與往義相反而此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臭之爲香也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

氏春秋上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即往也呂氏春秋淫辭篇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韓策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史記秦始皇帝紀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皆謂自今以往也大史公自序曰比樂書以述來古來古往古也索隱來古卽古本傳非是此皆古人謂往爲來之證鄭說胥失之

以燕翼子

傳曰燕安翼敬也箋曰以安其敬事之子孫引之謹案

翼固訓敬然敬事之子孫不得卽謂之翼子且此美武王之庇其子孫非論子孫之賢也何須道其敬事乎文三年左傳引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杜注曰翼成也魯語鳥翼鷇卵韋注亦曰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正義曰翼者贊成之義故爲成也訓翼爲成文義甚合蓋本於三家詩也表記亦引此二句鄭注曰遺其後世之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正義曰翼助也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以上正義蓋與贊成之義同鄭訓燕翼子爲安翼其子與箋詩異者作箋用毛詩注禮用韓詩也正義以爲引詩斷章非也按之文義表記注爲長

經義述聞弟六